

中國古典詩歌 返本歸元的一個現實案例

澳門文學一個容易被遺忘的角落

施議對*



澳門文學作為澳門這一特定區域的文學，既為MACAU之所專有，亦為大中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。大中華文學的興盛與衰亡，必然影響到澳門文學的生成與發展；反過來，澳門文學的特色創造，亦將為大中華文學輸送新鮮血液。立足澳門，不能忘記仰首望天；大三巴以外，還有九龍壁。同樣，身在澳門，歌詠九龍壁，也希望不被排除在外，謂非吾所謂澳門之文學者也。

中國古典詩歌，大中華的文化精粹。五千年傳統，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（《禮記·大學》）。泱泱大國，以禮儀名天下。娛樂之都，為世遺添異彩。“不學詩，無以言。不學禮，無以立。”（《論語·季氏》）詩國、詩城，朝覲、會盟，隨時隨地需要詩詞應景。20世紀，從1916年

*施議對，臺灣彰化人。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，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研究生結業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碩士、文學博士。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、香港某出版機構總編輯、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副院長；現為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學術顧問、河南大學兼職教授；曾師事夏承燾、吳世昌，專攻詞學。有《詞與音樂關係研究》、《施議對詞學論集》、《人間詞話譯註》以及《當代詞綜》等多種著作行世。



胡適發表第一首新體白話詩開始，中國古典詩歌被宣判為“半死之詩詞”；經過六十年，至1976年，死而復生，又成為一條大龍。80年代初期，解放軍某部團長唐伯康提出中華詩詞這一概念，中國古典詩歌因之增添了新的元素。1987年5月31日詩人節，由錢昌照擔任會長的中華詩詞學會在北京成立。詩的國度，再現光芒。二十幾年過去，掛着協會或者學會招牌的中華詩詞，已深入到全中國的各個鄉鎮。目前，中國古典詩歌已進入其歷史運程中的第二個六十年，從1976年走向2036年。第一個六十年，中國古典詩歌經歷了由死到生的一段艱難里程。

在第二個六十年，中國古典詩歌的遭遇又將如何？是潛龍在野，還是飛龍在天？既死而復生，會不會生而復死？生與死，都是一種必然的結果。不能祇是朝着一個方向思考問題。探研中國古典詩歌如此，探研澳門文學亦然。澳門文學作為澳門這一特定區域的文學，既為MACAU之所專有，亦為大中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。大中華文學的興盛與衰亡，必然影響到澳門文學的生成與發展；反過來，澳門文學的特色創造，亦將為大中華文學輸送新鮮血液。立足澳門，不能忘記仰望蒼天；大三巴以外，還有九龍壁。同樣，身在澳門，歌詠九龍壁，也希望不被排除在外，謂非吾所謂澳門之文學者也。

中華詩詞：從馬背走向臺閣

上個世紀，唐伯康團長率先打出旗號，與馬牧合作編纂《當代中華詩詞選》，並由入選作者每人出資人民幣十大元，贊助出版。這是以中華詩詞為標榜的第一部詩詞總集。1989年8月，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可謂中華詩詞的第一功臣。同是這一時段，1983年；也在大西北，甘肅。蕭克將軍發起成立全國規模的詩詞組織。這就是後來的中華詩詞學會。

中華詩詞學會成立，周谷城先生賦詩道賀。曾謂：“莫再謙恭稱謬種，敢教敦厚育英才。”針

對三十年前毛澤東關於詩的一封信，誠懇地說明自己的意見。學會由一批尚未退下崗位或者剛剛退下崗位的老革命、老幹部帶領，從無到有，迅速拉起隊伍，創建陣地。筆路藍縷，功不可沒。

杜詩有云：“名豈文章著，官應老病休。”，今天看來，兩句話不一定全與事實相符，但也不一定就不是那麼一回事。就整個社會文化歷史發展看，官而休則詩以及商而優則詩，和學而優則仕，乃至仕而優則學，應當說，同樣合乎事理，合乎邏輯，無可非議。中華詩詞學會應運而生，亦無可非議，並已被載入史冊。這也是詩國的一件大事。

本文對此不作評判。祇是想通過與之相關的人和事，說說自己的觀感。着重說詩官和詩商，這是中華詩詞學會成立之後所湧現的新生事物。先說詩官問題。照道理，寫詩與做官並非互相對立，互不相容的兩件事。歷史上寫詩的人，幾乎沒有不做官的。但今日的情況，似乎和往日不同。往日的詩官，負責採言，凡匹夫庶婦，謳吟土風，經過採集，為譜入樂章；今日的詩官，專主致辭，每豪門盛會，騷客雅集，群賢畢至，必端坐高位。目前，詩官現象已由詩詞組織蔓延至所有文化社團，成為一種社會時尚。再說詩商問題。此乃因詩而商，因詩而做成一盤生意的事件。如某氏，以中華詩詞名義創立文化研究所，吸納研究員，收取會費，並於境外註冊成立出版社，境內出賣書號。即須繳納人民幣100大元，就能夠將研究員的頭銜打上名片；繳納人民幣2000大元，個人詩詞專集就得以出版。這就是詩商，做詩生意的商人。詩官和詩商，兩樣新生事物，其出現，相信並非偶然，亦並非個別現象。尤其是後者，名下研究員遍及全國各地，少說也有幾萬或者十幾萬之數，已經不是個別人的行為。

十幾年前，筆者曾以〈新聲與絕響〉、〈腐儒與村叟〉、〈蛇王與蛇手〉、〈打水與打油〉、〈風騷與雅頌〉、〈學詩與立言〉、〈詩官與官詩〉、〈詩商與商詩〉、〈唱好與唱衰〉、〈坐



井與見天〉為題，對於有關協會與學會於眼前所出現風景綫進行一番描繪。文章共十篇，以“敏求居說詩”的名義發表，見1997年8月21日至31日澳門《澳門日報》新園地副刊。十篇小文曾提交1997年10月在昆明召開的“全國第十屆中華詩詞研討會”研討。網上流播已久。簡體文字檔於湘潭《中國韻文學刊》2011年第3期發表。十篇小文表達觀感，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憂慮。有的中聽，有的不中聽。但還說出來了。而且，事隔多年，又於〈詩運與時運——21世紀詩壇預測〉（廣州《學術研究》2009年第9期）一文，再次說明自己對於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前景的憂慮。

作為中華詩詞學會在京發起人之一，筆者經歷了學會從籌備到正式成立的全過程。對於“詩官與官詩”以及“詩商與商詩”所呈現的衆生相，頗有些具體體驗。1991年，移居港澳。當時，這裡還屬於化外之地。香港暫且勿論，祇說澳門。這是座賭城，也是座詩城。對於中國古典詩歌，社會上稱中華詩詞，澳門大學的學術殿堂仍稱之為古代韻文。這是筆者長期所執教的一個科目。而自本學年（2011/2012學年）起，這一科目則正式命名為中國古典詩歌。筆者曾於澳門回歸之前撰寫〈詩城與詩國——我看澳門當前詩詞創作〉一文，於1996年12月1日至1997年12月14日《澳門日報》語林副刊連載，並於香港《鏡報》1997年6至12月號及1998年1至5月號連載。此文推舉澳門四家——梁披雲、馬萬祺、佟立章以及馮剛毅。指出：“作為詩的國度的一個組成部分，澳門這座小城，詩風歷來就較為昌盛，詩的果實纍纍，並非沙漠。而且，詩以外的文學創作、文學活動，也並非絕無僅有。”頗想為詩國提供另一參照系。

前段時間，中華詩詞學會現任會長鄭鑫淼先生訪澳，以近年所出版詩詞作品多冊見貽。所謂投桃報李，筆者既集其句為〈賀新郎〉以報心得，亦持贈〈詩運與時運——二十一世紀詩壇預測〉一文，表達個人對於詩界問題的思考。說實在的，筆者並非拒絕台閣體，也並非拒絕歌

德派，祇是希望，既已走向台閣，最好不要自限於台閣，為台閣所困。而就目前情況看，全國各地寫詩填詞的人，仍然比讀詩讀詞的人多得多。以前有句話說：“郭老、郭老，詩多好少。”現在想想，這麼多人寫詩填詞，沒完沒了的詩集、詞集出版，其數量之多與質量之好的比例，相對於當年的郭老郭沫若先生，不知有無改善？這是有關多與好的計量。不過，我對於會長的大作，還是十分讚賞的。以其成句，集為一曲，並無太大難處，說明有篇有句，佳作亦甚不少。但願詩國、詩城，能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繼續生存與成長，創造良好的環境，提供優越的條件。

托体山阿：返本歸元的個案展示

眼下，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舉辦“澳門文學：理論、歷史與史料”研討會即將召開。研討會其中一個議題是：澳門文學在華文文學中的定位與價值。筆者有幸獲邀出席研討，願借此機會，說一說澳門文學中的詩詞創作，為中國古典詩歌的返本歸元提供一現實案例。這就是濠上詩人劉家璧的《山行》。劉家璧，名不見經傳。在澳門文學發展史上，仍無人能知，無人能曉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由內地移居澳門。中學文化程度，曾經當過石匠，亦曾做過生意。多年來，掛了個董事長的頭銜，就是不務正業。整日裏於山深林靜處，俯看坐聽，以養其浩然之氣。有詩集《山行》，錄存五言絕句三百餘章。濠上詩翁梁披雲親為題簽，劉再復、施議對及林宣揚、陳永盛等人為之點評。詩集由長沙嶽麓書社於2009年1月出版。

本文說澳門文學在華文文學中的定位與價值，特別將其推上殿堂，加以驗證。讀者諸君切勿因其並非達官貴人，亦無要路可佔據而忽略其創作。

以下是筆者於甲申詩人節為劉家璧〈山行〉所撰序言。其曰：



絕句之難，難以天籟，而非人工。四句二十八字，或二十字，合轍歸韻，何難之有。不過服帖穩妥而已。假以時日，必將有成。至於天籟，則未敢強求。尤其是五絕。古人有云：五絕純乎天籟，七絕可參人工。已可見其難。簡言之，乃一自然狀態。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。唐賢神品，所以窮幽極玄，超凡入聖者，此之謂也。後昆追步，能於似與非似間，得窺門徑，豈易事哉。劉兄家璧，留連濠上二十餘載。養浩然氣，作小神仙。山深林靜，俯看坐聽。知魚之樂，約湖海盟。維太白以爾我，相對敬亭。登蓮峰三百級，若有所思。出長名鎮休閒服裝製造廠，合昌合德，應無限量。從遊梁公雪廬拔雲老先生，水清心清，得大自在。去歲今春，總山行詩三百篇，索序於余。或曰：敢有匡時志，原無出世心。金風隨處好，獨對菊花吟。或曰：高山呼日出，海上澹煙開。噴薄彤輪湧，霞光射浪來。或曰：石上苔痕綠，煙中樹色深。鳥聲愁斷續，隱約苦春陰。或曰：浸日秋衣濕，立冬思浴寒。睡蓮花吐火，紅透水中天。或曰：赤白黃藍紫，花開五色雲。莫言秋色淺，爛漫不輸春。皆有意無意中得之，於向上一路，相去未遠。而三百篇，四卷卷八一，亦有一定之數，乃無意中之有意者也。天籟人工，其消息或可從中探知一二。惟若干篇章，煙火味似稍濃，如予適當調整，則更加可見其精粹矣。因為之序，並以共勉。

序言總說五言絕句作法，以為僅此四句二十個字，做得好與不好，主要在於天籟，而非人工。而所謂天籟，就是一種自然狀態。天地與我並生、萬物與我為一的狀態。這是劉家璧《山行》詩創作所追尋的境界。如細加體認，所謂中國古典詩歌的返本歸元，箇中消息，也許可探知一、二。

劉家璧《山行》詩計四卷。卷各八十一章，合三百四十二章。

茲將第一卷所錄詩篇及相關點評依次羅列如下：

遠望入雲深，高風掃俗塵。

蓮峰三百級，磊落托秋旻。

施議對：遠離塵俗，拾級而上。可當全編主旨。而所謂返抵山林，與鳥獸草木共生息。乃一種感覺、一種印象，或者認識；而絕非概念。為明其無意做詩人，亦無意以詩設教。儘管不登大雅，非同台閣之體，其間或有詩焉。得閒之時，讀者諸君，不妨一試。

虎嘯摧黃葉，龍嘯縐紫萍。

留連百舌語，撮口不成聲。

施議對：百鳥花草，自成格調。老孫到此一遊，初入山之感覺。一般模山範水之作，到此止步。

輕鯨新浪閑，行止近青蓮。

抵拒嗟來食，浮沉有碧天。

施議對：當行即行，當止即止。豈為“嗟來”而隨之沉浮。非供觀賞之用，如某權貴之錦鯉一般。詩篇擬人，有個性。但亦留下痕跡，仍未算高明。

聊靠鳳凰木，凌雲少壯心。

思量涉世淺，願慮入山深。

施議對：涉世未深，童心未泯。

劉再復：淺與深者，就涉世與思想而言，或可分作四類：一類涉世深，思想淺；一類涉世淺，思想深。一類兩樣都深，一類兩樣都淺。涉世太深，太世故，是一種狀態；涉世不深，不懂得世故，又是一種狀態。前者兩樣都深，有點可怕；後者兩樣都淺，像清溪一樣透明，我不怕。

綿蠻百鳥音，和我石中吟。

剗地天風急，嬌紅襲素襟。

施議對：百鳥歌聲，以素襟承之。我與物，似已逐漸融入。

恐怖埋人性，強權售戰氛。

此間無砍伐，紅果駕祥雲。



施議對：紅果迎人，上天之所賜予。強權以售，破壞山林，埋沒人性。患得患失，尚非山人語。前二句生硬，欠鍛煉。

北面思華夏，名山寄望殷。
西風洶湧日，海鏡痛蒙塵。

施議對：山行未遠，俗念尚殷。煙火味仍甚濃烈。可刪。

榕葉舞蹁躚，呼來伴謫仙。
蓮峰一片綠，隨處把書看。

施議對：一片綠，正甚難得也。一路讀來，未見佳篇，至此始稍緩口氣。

清風敞客懷，九日詠高臺。
冶礪三秋醞，澄清萬古埃。

施議對：澄清萬古，繼續往深處行走。

一夜霜風緊，青山黃葉多。
大洋顰遠眺，不復舊時波。

施議對：“不復”句，謂今時已非舊時。感覺上的變化，體驗已漸真切。

泉細水長流，花多人易愁。
孰雲滄海闊，風險不容舟。

施議對：稍涉理路。山行未到深處。

芳菲沁醉顏，紅粉濯清漣。
望得一嘉藕，看成並蒂蓮。

施議對：雙關。往佳處着墨。

雖雀聲聲諠，山人步步驚。
但聞枯葉響，疑是鼠蛇行。

施議對：諠，未穩。驚，體驗已漸細微。

蓮峰枕碧流，鏡海泛瀛洲。
俯看居人樂，坐聽棲鳥幽。

施議對：塵世的願景。

劉再復：心境能靜，人境亦無妨。

白水流紅萼，金風蹂碧山。

玉階黃葉地，危峭夕陽天。

施議對：山在天地間，境闊心亦寬。

孤羈哢獨嬌，問是相思慙。

刻意媚金籠，伺機歌翠靄。

施議對：小靈精的舉動，亦挺可愛。

劉再復：“伺機”句，有點“隔”。

誰憐綫錠條，愁緒組霞綃。

百轉鵲啼血，雙飛鵲搭橋。

施議對：百轉、雙飛，與人事相關，非一般物象。

劉再復：前兩句有點“隔”，後兩句“不隔”。

啾唧還啾唧，鷓鴣捉對鳴。

慧孩頻撲樹，平地搞秋聲。

施議對：語語如在目前。“搞”，宜改為“鬧”。

劉再復：“慧孩”，佳句。

小徑綠壺天，古榕音樂園。

巧簧褰繡箔，爽籟扣絲弦。

施議對：歌詠對象，古榕。由形態聯想到聲音，經“褰”及“扣”，構成樂章。非非非之想。

四五登山客，兩三玩鳥人。

相逢輸一笑，各自禮青雲。

施議對：山中眾生相，分明可見。

去歲石中行，鷓鴣林樾鳴。

今春行石上，靈鵲獻新聲。

施議對：漸向深處，可得新聲。劉再復：詩講通感。詩人要有音樂的耳朵。

移步就嶽峯，瓊枝隱翠禽。

葦蕤貯幽意，忐忑動歸心。

施議對：仿佛啟動禪關。劉再復：“動歸心”。關鍵是回歸何處？回歸的心境如何？陶潛與王維不同，境界兩樣。一個真禪，一個假禪。葛立方說，



陶為第一達摩。在禪宗進入中國之前便具有真禪性，了不得。

風起凍雲開，山中雨欲來。

預將河畔柳，挪作院中栽。

劉再復：將自然挪入院中，祇屬中隱，而非大隱。

施議對：時候未到。

春雨萬弦琴，琤琮蕉葉音。

蹦翻三尺水，舒展幾重心。

施議對：洗面革心，山水清音。劉再復：幾重心，應有童心、禪心、佛心。

晚步燈初上，童嬉日半輪。

空濛星曳火，冷漬未燒雲。

施議對：夜幕將垂，星火搖曳。劉再復：我喜歡“童嬉日半輪”句。

瀝瀝摘林雨，嘩嘩覆道流。

眾芳淪下潦，群鼠竄高丘。

施議對：沉淪下潦，逃竄高丘。山中亦有風雨。

笑移池下影，默對水中花。

向晚窺寒碧，猶思沐紫霞。

施議對：又是想入非非？山行為着洗腦？

劉再復：嚮往沉浸紫霞之中，並非妄想。

萬物異行藏，春流入大荒。

花爭明處發，樹祇暗中長。

施議對：自然生態，體貼入微。劉再復：以物觀物，物理自成。

蟬是催秋至，我因消暑來。

偶經巖嶺處，半壁野花開。

施議對：諸景為我而設，物我已漸歸一。

摩空燦若霞，高樹鳳凰花。

借問凌雲意，蘚莓蕃狹斜。

施議對：鳳凰花精神。身居高位，而無凌雲之意。

碩蕾鎮纖埃，杈樞冪九陔。

趁涼追百轉，轟動綠蘿篩。

劉再復：冪，語障。

施議對：循着鳥語，往深處行。

幽香何處住，能否醉劉伶。

不覺山深淺，身輕氣自清。

施議對：氣清、身輕，花香令人醉。

劉再復：不覺，宜更改。覺是個大字眼，未可輕易使用。身輕改為心輕，似更好。

山中觀紫氣，池畔顧清音。

潁川一瓢水，洗耳還洗心。

施議對：洗耳、洗心、洗凡塵。

汨羅江水深，涵泳屈平魂。

激岸風雷吼，沉淵日月昏。

施議對：屈而不平，山中忽有奇想。

劉再復：未是情思的昇華。

夏日欣生意，花明草木長。

漫山蟬急噪，一路蝶輕狂。

施議對：花明草長，山中生機。劉再復：心遠蝶不狂，蟬也不噪。

陳永盛：蟬噪、蝶狂，夏日之生意。此自然之境也。然想深一層，何嘗不是人世之常態乎！自然而喻世態，堪稱佳作。非獨禪意之為上品也。

菡萏已亭亭，蓮池徹底清。

允宜浮大白，赧頰對娉婷。

施議對：菡萏亭亭，詩酒相宜。

攀枝想出牆，引蔓一何長。

縱使橫空碧，霜飛薦道旁。

施議對：縱橫空碧，擋不住的生意。



荷塘隱壑丘，壁葉貼清流。
魚樂從茲始，逍遙萬里遊。

施議對：逍遙萬里，魚樂之始。老莊消息，或可探知。

一日一登臺，一回一興懷。
一愁山雨過，一笑路花開。

施議對：“偷得浮生半日閑”，大致如此。

深山聽鳥語，曲徑閱風情。
松下公婆秀，金雞輔鶴形。

施議對：深山鳥語，曲徑風情。當中的人物活動，諸般社會事相，已被融化於自然物象之中。一般說情景交融，應當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長松掛殘月，翹首浴紅鱗。
欲做虯龍客，先登石嶙峋。

施議對：長松掛月，清景如畫。

戲荷予看鯉，嬉水鯉親予。
鯉躍有餘興，予行興有餘。

施議對：知魚之樂，魚樂余亦樂。

夏雨察無蹤，雲來水瀉空。
白衫拉紫袖，倉猝抱王棕。

劉再復：“倉猝”句，有點“隔”。

施議對：倉猝之間，唯一依傍。似可觸發感覺。

跨阡躋坎埭，粉蝶戀妖穠。
匍匐千堆綠，盤桓一串紅。

劉再復：首二句似欠自然。施議對：描摹物態，留下印象。粉蝶之戀，體察卻甚細微。

踏歌鵝卵巔，大隱小神仙。
含笑羞承寵，畫眉歌進妍。

施議對：一般化，亦露了一些。有點阿Q。“大隱”二字不出現似更佳。

開春憂斷雨，入夏日愁長。

展卷蟬初歇，深林逐隙光。

劉再復：禪有至樂，何以為愁。

施議對：長與短的感覺和體驗。未至於禪。

花暖人宜醉，林清鳥未歸。

山中逢七夕，漢上應雙飛。

施議對：花暖、林清。雙飛時節，相逢時候。在河漢之上，而非江海。應，應該。一種推測，亦為認識。暴露目標。

人來鳥不驚，人語鳥嚶鳴。

風攏西邊雨，絲絲弦外聽。

施議對：絲絲弦外，彷彿有深意在。

夏日蓮花豔，秋天蓮子馨。

蓮花更蓮子，誰念養蓮情。

劉再復：“誰念養蓮情”。此句也許可改為“最潔是蓮情”。避免世俗之情。有點樂府風味。“秋天”改為“秋來”，似較佳。

愛蓮求並蒂，揀藕望聯絲。

善保凌霜質，何愁出水姿。

劉再復：“善保”二句，人造痕跡。施議對：揀藕、愛蓮，與擇藕、採蓮，語帶雙關。

鳥隱綠交柯，清風此處多。

一簾珠串迸，粒粒產天河。

陳永盛：乍雨還晴，客觀之境。然雨洗秋山，雨之有情，則入主觀之境矣。

誰為白雪吟，直節盼佳人。

已是千竿翠，愁無屋漏痕。

施議對：千竿、直節，翠竹精神。

老夫搜句至，少女寫生來。

歛吸桐風起，瞬間驚翼賅。

施議對：城市森林，各樂其樂。



蒼穹銀浪急，簇湧天心日。

丹葉吼霜飆，青鋒淬寒碧。

施議對：吼霜、淬寒，精神抖擻。

時序遞春秋，榮枯人替愁。

英華恢節概，薊藹任風流。

施議對：春秋代序，榮枯人愁。未若英華節概，風流自任。

滿城風雨下，青嶂沒蒼茫。

魚隱因風急，荷傾是雨狂。

施議對：四句二十個字，篇幅短窄。善用對仗，宜於將場面鋪開。首二句，“風雨”二事，著一“下”字，令得滿城皆是。次二句，以急以狂，並列展示，其聲勢自不可擋。

雲來雨不停，日出雨還傾。

一洗秋山淨，無晴還有晴。

施議對：有晴、無晴，秋山自淨。

雨勢欲沉山，台風掀翠瀾。

叩門辭訪客，百道水晶簾。

施議對：風雨山中，自成一統。水晶簾幕，謝絕訪客。

此時晴復雨，連日雨兼風。

遙喚東方旭，明朝晤碧峰。

施議對：雨過天晴，待訪碧峰。

高山呼日出，海上淡煙開。

噴薄彤輪湧，霞光射浪來。

施議對：天地奇觀，漸次推進。循規蹈矩，氣派不凡。雖極其大，卻非空泛。

陵陟霜林外，氤氳落制裁。

滌湔陰翳匿，烘染畫圖開。

施議對：氤氳制裁，畫圖烘染。大自然的一種創造。

方階資獨步，圓道准中樞。

階盡身安措，道融心不孤。

施議對：方階獨步，道融於“道”。

遇水心難靜，逢山氣不平。

水窮山絕頂，愧對老松聲。

施議對：與山水相連接，有氣派。還是老松要得。既平又靜。

月潔清霜下，香樟病碧枝。

園人施剪鋸，吐翠俟春機。

陳永盛：詩可以怨，此見病枝而不怨，境界自高一層矣！

兀石泊松雲，循聲試一臨。

鳳雛諧鳳舞，清嘯協清音。

施議對：和諧雲者，何須刻意為之。

健步午風無，憑高意轉疏。

因思逗麼雀，還望理秋蔬。

陳永盛：陶令意趣。

愛花勤問姓，賞鳥怕呼名。

予樂知魚樂，心清見水清。

施議對：予樂、魚樂，心清、水清，應已難分彼此。陳永盛：予樂而知魚之樂，心清而見水之清，此王國維之所謂造境者也。

階石最多情，晨昏管送迎。

熟知塵世險，熱愛險山行。

陳永盛：熟知、熱愛，皆太淺顯，宜含蓄出之。

勝日邁崇階，溪山豁我懷。

金風如識相，捋翠撒香來。

施議對：勝日崇階跋涉，溪山豁我懷抱。金風是否識相，就看自身識不識相。山行中的切實體驗。



風來知木杪，拔朽顯聲威。
折脆還傷嫩，長松屹四圍。

施議對：長松屹立，不懼聲威。立意高遠，嫌一般化。

徐行繞曲池，清氣惹遐思。
虛象魚前逝，個人花下迷。

陳永盛：人怕太“醒”，偶爾“迷”之，始入妙境。

花梢留晚照，竹末響秋風。
街市鱸魚美，心旌獵險峰。

施議對：不於“街市”求之，似更佳。

宿鳥鳴芳樹，潛鱗不問津。
座無垂釣叟，望斷挾纒人。

施議對：垂釣叟不在場，宿鳥、潛鱗，無須恐懼。
去卻機心，方才與之同樂。

秋波跳白珠，朝雨撼紅葉。
愁為伊傾倒，喜因魚自如。

施議對：紅葉、白珠，蓮藕、游魚，令人傾倒，收放自如。物與我已相融合。

風雨不牽愁，杞人毋網憂。
看揚清澈濁，一代一風流。

施議對：既不為風雨牽動愁思，亦無須興發杞人之憂。揚清澈濁，各有各的做法，不必放在心上。

紅葉秋山曉，遠風熏鏡瀛。
穹蒼溶水碧，鷺白浴雲青。

施議對：天空因水而碧，白鷺浴雲而青。大自然的神力，惠及禽鳥。

霜降驚寒驟，雲垂壓翠微。
搏虛無限意，山雨欲來時。

施議對：體察甚細微。一般不用典，亦少有現成語句，大多自眼前物景中來。

霜威凋木葉，投止剩寒枝。

踴躍疏林外，翱翔蔑嶮巖。

施議對：霜雪令木葉凋零，不能抑制翱翔，疏林外，仍充滿生機。

陰凝天欲沉，添袖感秋深。

極北冰封地，溟南日浸雲。

施議對：地球暖化，山中未覺。

登峰冀何日，齒落髮如斯。

慳卻三分熱，歸家助午炊。

施議對：柴米油鹽，不能脫俗。還是隱不成。即將收尾，如實招來。

養吾浩然氣，舒爾遲暮心。

去天三百尺，會有過雲吟。

施議對：離塵囂未遠。第一卷結束，第一層體驗。

以上為《山行》第一卷。八十一篇。告一段落。

百尺立高臺，秋客次第開。

放歌三百首，重九殺青來。

施議對：全編四卷，各依一定次序排列，切勿以雜亂視之。與前三卷相比較，此卷似乎各首皆佳。山行至此，可告一個段落。謂余不信，試從頭閱過。是為跋。

林宣揚：氣勢磅礴，轉合自然。

劉家璧《山行》，詩篇及點評，本文僅摘取第一卷的全部及第四卷的最後一章。合計八十又二章。這是一個局部的展示。一卷而外，尚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計三卷。跟隨着詩人的腳步，沿着山間小路，逐漸向山林深處行進。所謂“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”，上列詩篇及點評，既是詩人心志的體現，亦可見點評作者的價值觀及審美興趣。但祇是示例而已，別無所求。



政治家之眼與詩人之眼

正如上文所說，劉家璧《山行》詩的個案展示，僅僅為着提供一個參照系。有關詩篇的評價問題，以及點評人的詩學觀念，乃見智見仁，未可強求一律。不過，對於可能出現的一些疑問，卻當說說自己的意見。如曰：劉家璧《山行》詩之所歌詠，多數為鳥獸草木，近既未能事父，遠亦未能事君，甚是微不足道。此乃謂其小，謂其輕，謂其不足以登大雅之堂。就題材而論，此說並非無有道理。但此所謂大與小、輕與重，實際並非絕對。比如杜甫，論者稱其“數行秦樹直，萬點蜀山突”，謂深刻、形象、重大；又稱其“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”，謂何等輕靈細緻（參見唐圭璋〈與施議對論詞書〉）。這一事例說明，文學題材之所謂大小與重輕，並無高下之分與優劣之別；文學創作之高下優劣，題材固然重要，但並非決定性的因素。又曰：“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”（白居易〈與元九書〉），歷來如此。劉家璧《山行》詩，祇是說，一個人在山中，如何養吾浩然之氣，以舒遲暮之心，乃純粹為自己而作，恐與時代脫節。就文學作品的社會職能而言，這一說法，亦不無道理。因為作為社會的人，既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，其創作自然亦離不開社會。所謂時與事，如用現在的話語講，就是一種時代精神，或者主旋律。於此立言，自然具有較大的承擔。尤其是一班老革命、老幹部，臣之壯也非不如人，而今，即使已退下崗位，亦仍然以天下為己任。但其作品，亦並非沒有我。在這一點上，所謂為時、為事、為自我，應當說，其作品和劉家璧的《山行》詩，仍有一定共通之處。四川有位老革命，屢建戰功，詩詞也做得好。其專集出版，筆者集其句為〈賀新郎〉以賀。其中有句謂：“身百劫，情一縷。”老革命見到頗驚動，謂此二句，概括其一生。這一事例說明，為時、為事，如果沒有自我，就將失去本真，失去生命力。

文學作品的社會職能問題，說得直接一些，就是如何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。文學與政治，或者文學家與政治家，古往今來，大多較難

妥善處理。遠的且勿論，祇說王國維與胡適。王國維是前朝遺老，胡適是革命派。二人均曾在清華研究院任教。我導師的兄長吳其昌當過二人的學生。1903年，胡適四十歲生日。趙元任等一般愛起哄的朋友和學生，寫了一首道地的白話詩表示祝賀。他的學生吳其昌，除了撰寫一副白話對聯以助興，並曾寫信，說及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問題。信中說：一種政治運動，縱是“涵蓋一世”的功業，也不過涵蓋一世而已，祇有文化運動是百世的。希望胡適成為中國文化之父。可見年屆不惑，胡適心中似乎仍存有許多困惑，方才由學生相勸。但是，王國維對於此事，心中則較為明白。他在《人間詞話》中早就說過：“政治家之眼，域於一人一事。詩人之眼，則通古今而觀之。詞人觀物，須用詩人之眼，不可用政治家之眼。”並說：“詩人對宇宙人生，須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內，故能寫之；出乎其外，故能觀之。入乎其內，故有生氣；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”兩段話，明確展示政治與文化、政治與文學，乃至政治家與詩人在對待宇宙人生這一重大問題上所持不同立場、觀點和態度。既表達他個人的看法，也是對於世人的勸告。吳其昌的勸告比較容易理解，不過短暫與久長而已。提升到哲學高度，就是瞬間與永恒問題。在這一意義上講，胡適應當想得通。祇是後來，仍然與政治攪和在一起，弄得自己甚麼都不合適。王國維兩段話，所說政治家之眼，詩人之眼，兩種不同眼光，兩種不同結果，二者的區分十分清楚。而且，對於如何達至自身在認識上的提昇，諸如寫之與觀之，在相關方法問題上，也有所交待。但世人對此，可能還不怎麼明白。

本文因劉家璧《山行》詩個案，加以感發與聯想，引申出一系列問題。筆者心中明白：《山行》詩事小，大中華事大。個人的觀感，祇想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現在和未來提供借鏡。同時，也想為澳門文學建設進一微言：請勿遺忘這一容易被遺忘的角落。

不妥之處，敬請大方之家有以教之。

（壬辰小滿前六日於濠上之赤豹書屋）